

增補資治通鑑

第二
函十五冊

新刊通鑑輯要卷之十二

○後漢紀劉立德自蜀取漢中自立

○附魏吳二僭國

昭烈皇帝

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獻帝末禁官至益州牧及曹丕篡漢遂正位於蜀號

曰後漢在位三年而崩壽六十三

漢中王即帝位

綱辛丑章武元年

魏黃初二年

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初蜀中

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羣下競

費詩諫稱

勸王稱尊號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篡位故羈旅萬

里合眾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也王不悅至是即

帝位於武擔

山名在成都都府治北

之南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

司徒

正閏順逆各得其所

書法

魏篡立吳割據昭烈親中山靖王之子裔者正言順舍此安歸綱目揭章武之元而書之然後正閏順逆各得其所

簡漢儒正
閭之辨何

如
漢儒以秦

為閭位
閭位在水

火之問

司馬氏不
以正統字
顯烈

司馬氏未
知去取之

意

諸葛公豈

無據云爾

司馬公曰

三代之前海內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
王德既衰疆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自漢
儒惟五德生勝以秦為閭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閭
之論興矣及漢室顯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
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非公論也故今此書獨以周
秦漢晉隋唐為正統其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因
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至於天
下離析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去之然不可以無歲時日月
以識事之先後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
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太宗承之故不得不取其年號以
紀其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閭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
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南唐烈
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此使得
紹漢氏之遺統也

胡致堂曰

司馬氏以明烈於中山靖王族屬疎遠不能絕其世
數名位是非難辨遂抑之不得紹漢統則未知其
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三國七百餘年固不能詳昭烈之世
數而諸葛公去中也靖王纔三百餘年草蘆傾蓋之時即稱昭
烈為帝室之胄豈憑虛無據而云爾耶若秦始皇明為呂不韋
之子琅邪王睿顯著小史牛金所生可馬氏尚係諸秦晉不韋

臺室

名正

顯

紹漢

統

六下萬世

正論

與光武置
水一轍

而正之乃推獎苟或寬宥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羣盜非取之於漢室而抑退漢之昭烈不少假借於孔明北伐以入寇書之

尹起莘曰曹操乘時擅命脇制天子戕殺國母義士為歎憤有

之曹英明蓋世者乎不既篡位漢祀無主昭烈正位蜀漢親承

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制予魏

而以列國待漢故通鑑因之以魏紀年至綱目始以昭烈承獻

帝之後紹漢遺統取春秋之義以魏紀年示天下萬世之正論也○按

陳壽志昭烈承縣人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正元狩六年封逐

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宋焉祖雄父弘生昭烈其世次本

亦以豫州王葛一見昭烈首稱將軍帝室之胄及後求收陳權

說劉璋且謂豫州使君之宗室而與時符堅答符融諫伐晉之
語亦曰劉禪豈非漢之遺祚然亦為中國所并然則昭烈即正
漢裔顯然無疑以之紹統夫復何說是年曹丕既立昭烈即正
位號不使漢統墜地深合事宜其與光武即位於鄒晉元即位
江左先後一轍固非其他僭竊急於自帝者之比斯事在綱目
中最其大者予故歷考顯末詳而辨之以告後之君子亦使朱
子秉筆之志暴
白於天下云

華聚人山之始
昭烈得萃夷之義

趙雲數語深切事

勢獨怪諸葛亮隆中之對已云吳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何此日更伐竟不能止帝至事後乃追思正乎

宿自將伐孫權

綱孫權徙治武昌○自權自公安徙都於鄒更名鄂曰武昌

綱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按續漢書云二年一祫合以冬十百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太祖也

發明在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今焉四海分裂可謂漢散之時而昭烈始得蜀漢正位繼統又適當萃聚人心之始綱目書此蓋與光武即位二年書立宗廟祫祭於洛陽同意是皆總攝羣情深得萃渙之義者也

綱五月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吳氏將軍懿之妹劉璋兄瑁之妻也

丁南湖曰祫祭高皇帝以下尊祖也立夫人吳氏為皇后續禮固在彼吳氏為劉璋兄瑁之妻先主豈謂而配之也祫娶妻不娶同姓况同族乎考之陳志先主亦以回族為祭法正乃以晉文子圉之事而成其惡是實亂祖族甚矣其於祫祭可愧哉

綱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鑑帝耻關羽之沒自將伐孫權羣臣

諫者甚眾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學

下中將張飛壯威猛臣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

昭然安

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人帝戒飛曰卿刑殺既過矣又曰鞭撻

健兒龜張瓜反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帝將伐孫權飛

當率兵萬人自閬州會江州閬州今四川保寧是也臨發其帳下

范疆張達殺飛以其首順流轉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

死矣

書法自起兵以來諸相加兵者書攻擊而已此其書伐何非吳且尊漢也

陳壽斷曰義釋嚴顏並有國土之風關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

士之風

恩以怨取敗理數之常也

自孫權遣諸葛瑾使蜀請和不許遂遣陸遜督諸軍相守時吳人

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

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瑾之陸遜亦表明瑾必無此

權報曰立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
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質於人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

其言足貴
神明

與子瑜可
謂神交

其言足貴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能
間也帝遣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等於巫縣進軍秭歸縣權以
陸遜為大都督以拒之

孫權稱臣
於魏

八月吳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魏劉曄曰權
無故來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吳蜀各
保一州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
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氏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
孤矣魏主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
而襲蜀之後也遂受吳降遣太常邢貞奉策拜權為吳王劉曄曰

邢貞奉策
與吳

為虎傳

王位去天子一階耳今信其偽降崇其位號以封殖之是為虎傳

翼也傳讀作魏主不聽邢貞至吳吳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

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肅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

南寡弱無尺寸之刃乎貞即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

盛等不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卑貞盟不亦辱乎因

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發明孫氏圖取關羽捨順從逆是以書權降操書領荊州牧又

國要亦竊據之雄而已

胡致堂曰三國分據雖志在吞滅然孫策之命權保有江東而

亦秦乎夫有志於上猶止於中有志於中所能辦徐盛之言不

謀取巴蜀乃所以能保江東也若恃吳越之衆三江之固施施

然寔安朝夕而不為遠圖則天限雖廣一葦可航耳魏使稍自

尊大張昭責之吳主屈已受盟徐盛耻之國有人焉使二三臣

江東將相非久下人

權屈服於魏之實

徐盛之言

不亦秦

吳所以能

保江東

卷十二 漢昭烈紀

魏青陵屋
愧于桀

幸於無事敬待使客覘其釁笑以爲憂喜豐儲衛薦則
賂惟恐失色則邢貞目擊吳之可圖魏知所以與之矣

目魏主令于禁詣鄴謁高陵之墓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
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病死

溫公曰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詔而復歸廢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則不君矣

孫權遣使
如魏

鑑吳王權遣中大夫趙咨入謝魏主不問咨曰吳主何等主也對

聰明仁智
雄畧之主

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

如此等問答或出
於使者日記以見

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

已長求可盡信且
以曹不求珍貴任

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

子不明時勢之人
安能有屢更其端

是其略也不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

之問如出一手之
文乎迂儒昧此不

賢使能志存經畧經理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奇異不效

知遂至決裂好名
之舉紛如

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尋求一句言小節也不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

易知大夫
名幾人

帝王之學
與書生異

孫權見義
不萌

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不日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
運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市載斗量不可勝數

林之奇曰

帝王之學與書生異書生所學尋章摘句而已若夫
帝王之學以成天下之務漢高祖不知詩書而其滅

秦謀楚所行舉台仁義宋太祖未嘗留意太藝而平日所
言所行載諸史策者莫不暗合詩書斯可謂帝王之學也

趙雲

航曰權籍父兄餘烈而得諸英後之輔故能摧破勍敵成
鼎足之業然其見義不明弗能繼述父兄之志盡心

漢室輔昭烈討賊以取中原興復高光之業豈不為忠諸侯平
乃苟且自圖之心臣於曹氏以保江東不思名義之為重也文

公先生有曰人謂曹操是漢賊不知孫權真漢賊也先主孔明
正做得好時又為其壞子是以綱目於魏書魏主不於吳書吳

王權凡於君臣問答皆書其名是乃誅好亂於既死正名分於
當時定褒貶於往前示勸懲於來世此綱目所以繼獲麟而作

也

綱孫權立子登為太子○目時孫權為登妙選師友以諸葛瑾子

恪張昭子休顧雍子譚陳武子表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

待以布衣之禮謂之四友魏欲封登萬戶侯權以年幼辭之

綱壬寅二年魏黃初二年○吳文帝黃武元年春二月帝進軍虎音亭在夷道即今陝西宜

都縣地獠許交反○夏六月吳陸遜進攻虎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

監初帝自岷峽建平山縣西建平縣名今歸州是也連營至夷陵

界夷陵今改爲夷荆立數十屯與吳相拒至六月陸遜度音獨帝兵

疲意沮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

之術乃敕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破四十餘營帝夜遁僅得

入白帝城在四川夔州府公孫述據蜀自大慙悲曰吾乃爲陸遜

所折辱豈非天耶遜初爲大都督諸將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按

也僕雖書生然國家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

負重耳權聞之謂曰公何不啟諸將違節度耶對曰此諸將或任

書生能忍辱負重崇相如寇腹心或在瓜牙皆國家所當與共定人事者

恂相下之臣竊慕相如寇向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

義

吞吳為孔
明追恨

必能制王
上東行

孔明追思
孝直

丁南湖曰

漢主與關羽久要深契既為吳所擒若不為報仇君臣之分不終矣然命一二將東出可也乃以萬乘之

重崎嶇山谷間持敵逾半年卒為晚生新進所困雖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然失策沮威亦已多矣是行也諸葛公不諫何也必

玄德志意已定有非言辭所能止者杜甫以吞吳為孔明遺恨諒哉○杜詩功蓋三分國名高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

吳○註江流石不轉此陣圖之垂名千載者所恨吞吳失計以致功業中遭跌挫耳按下有四說東坡志林吳蜀唇齒之國

不當自圖晉之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志以此為恨杜臆殊註征吳非孔明意予美此詩正謂孔明不能用陣法何至連營七百

舖挫辱為平生遺恨劉連曰使主上能用陣法何至連營七百里敗績於猱亭故欲吞吳而不知陣法是則當時之失計也○

稀與姊同屈原被放暫歸其姊亦來因名其地為姊歸今歸州是也

鑑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竒正

智術及帝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字法正若在必能制王

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

程敦篴曰孔明嘗自嘆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然則孔明

之智不逮正矣曰非也孔明嘗勸取益州昭烈不聽

卷十二 漢昭烈紀

三

而聽於正伐吳之舉孔明亦必諫之不聽而思其人也正言難入詭謀易從雖大賢君子有所不免而況昭烈乎

鑑初魏王丕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

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

孫權上事
今至

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徐氏曰

子房事漢言聽計從君臣之間若手足之同體利害與俱故卒就大業若先主之東下孔明則無一言及之及

魏亭之敗乃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觀斯言則知先主之任孔明不若高祖之任子房

孤
黃權不負

綱八月將軍黃權叛降魏○目帝既敗退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

還率其眾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帝曰孤負權權不負孤也待之

如初魏王不謂權曰君欲追蹤陳韓邪陳平對曰臣受劉主殊遇

此古人之
可慕

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此古人之

可慕也不善之拜為鎮南將軍

明殷監

善防忠

不知一

不如二

綱九月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
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
封後世有背違者天下共誅之

發明

前市覆後市戒漢室敗於宦戚故曹氏始焉立法宦者不
得過諸令前已書之矣今立法后家不得輔政繼書於此

若魏亦可謂明於殷監善防患者矣然操不以篡奪得國而不
能為篡奪之防未幾遂為司馬氏所有知其一而不知二又何
不思之甚乎

鑑吳王侍子不至魏王不怒遂伐之吳主使使聘于帝帝遣使報
之吳漢復通

綱癸卯三年

帝禪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接

帝禪建興元年今綱目

春魏師攻濡須別將圍江陵皆不克引還

自時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皆懼桓曰

勝負在將
不在眾寡

三者兵家
所忌

君論此事
何其審
建本者尚
德化

卷十二

三

勝負在將不在眾寡。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不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時江水淺陋，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陋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恐渚中精銳將轉而為吳矣。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魏王不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僅而獲濟。吳已作荻筏伐音，欲燒橋，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不謂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大疫，不悉召諸軍還洛陽。」鑑初不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

劉何有雄才

諸葛亮善治國

用兵之道先勝後戰

開賈詡論厚蜀之勢何如

君才十倍曹丕孔明受顧命

昭烈於亮平日以魚水自喻亮之忠貞豈不深知受遺時何至作此猜疑

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緩之以文德而依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

蜀雖叢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

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泛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

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

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不納軍竟無功

蘇穎濱曰是時不始受禪欲以武功夸示四方貪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然皆莫敢言詔能言之可謂不昧於外矣

帝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帝謂亮曰君才

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

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

為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

卷十二 漢昭烈紀

語三圍人情以語
作相向鄙哉

惟賢德可
以服人

鄉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
德惟賢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四月帝崩於永安名縣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嚴為中都護留鎮永
安

先主有高

祖之風

先主君臣

之至公

古今之盛

孰

兼君臣師

友之契

三代以還

未見其比

蔓草長松

陳壽評曰

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
器及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
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
不撓終不為下者亦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惟競利且以避害

爾云

胡致堂曰

或謂昭烈自知劉禪之不才羣臣無出孔明之右者
不能保孔明之必與禪也故于臨終正言之冀亮德

已而不忍取嗚呼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矣立德襟度

夷廣磊磊落落與孔明兼君臣師友之契三代以還未見其比

也夫豈以欺詐相待如市道之交乎曹操至病為子孫滿前

嬰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好為死乃盡見方

之立德治俞無一語及私豈不猶蔓草之與長松乎先主語禪

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